

内容简介

《丛书集成》初版于民国二十五年，是为学界和收藏界广为熟知的一部集大成性质的丛书。该书选择宋、元、明、清四代的丛书一百部，分为十大类五百四十一小类重新编排。所选诸书“以实用罕见为主”，实用者应学者所需，罕见者则多属流传孤本。这种既注重实用又注重孤本的选择标准决定了《丛书集成》所具有的不朽价值。

《丛书集成术数大全》则选取《丛书集成》哲学类术数部各种术数典籍三十种：《淮南万毕术》、《淮南万毕术补遗》、《出行宝镜》、《元包数总义》、《五行大义》、《麻衣道者正易法》、《丙丁龟鉴》、《稽瑞》、《焦氏易林》、《春秋占筮书》、《灵棋经》、《景祐六壬神定经》、《探春历记》、《乙巳占》、《相雨书》、《天文占验》、《占验录》、《土牛经》、《四字经》、《李虚中命书》、《珞禄子三命消息赋注》、《珞禄子赋注》、《三命指迷赋》、《乾元秘旨》、《天步真原》、《太清神鉴》、《字触》、《秘传水龙经》、《云气占候》、《梦占

逸旨》。

以上三十种典籍，流传面亦极为有限，它广涉了卜筮、《易》卦、阴阳五行、占星、占梦、星命、相术、拆字、太乙、六壬、奇门遁甲等中国古代术数的各个方面，大抵反映了中国古代术数的基本内容和面貌，可以说是一书在手尽揽其胜。它既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又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用性。

此次出版对所收诸书都进行了精心校订，正讹纠误力求准确，并解决了原书繁体竖排不易阅读的问题，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可信的读本，而且增加了全书的收藏价值。

前 言

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有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这就是流传既广、影响既深的古代术数。就大处而论,不仅中华民族的产生、华夏文明的起源与术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中国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替,社会的变化,也都与术数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见诸史籍的黄帝战蚩尤、秦始皇改金陵为秣陵、刘邦斩蛇起义、赵匡胤陈桥驿兵变、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等等,都于术数的作用有关。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农民起义,如黄巢、李自成等,也都曾利用术数的神奇现象扩大影响,大造声势。从小处而论,术数与人们的文化生活息息相关,看天气阴晴用占星术,定婚姻嫁娶吉日要用择吉术,建筑起造要用堪舆术,出行宜忌要用选择术,给小儿取名要用五行术,论人之富贵寿夭要用相术……术数成了人们日常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平民百姓需要它,帝王将相也需要它,你在用,我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在术数盛行的封建社会,术数不仅渗透到人们日常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溶入到人们的文化意识中。如果有人突然宣布废弃一切术数,将立刻会有许多人不知如何是从。譬如一向讲究吉日良辰的婚姻嫁娶,离开了择吉术,没有人来选择“黄道吉日”,婚姻双方的家长就很难放下心来,因为他们相信,倘若婚嫁逢凶日,将会对他们的子女不利,甚而会妨害双方家长。对术数的迷信和崇拜,同样表现在一些严谨的学者身上。宋代学者洪迈、吴曾、王楙和明代郎瑛等一直争论不休的“正五九月不上任”,就是因术数而起。有

意思的是，封建时代的官吏竟然颇为相信这种说法，宋代“士大夫相传，正月、五月、九月不上任”（吴曾《能改斋漫录》），明代也是“官府到任，每忌正五九月”（郎瑛《七修类稿》）。这些现象表明，术数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影响到人们的文化观念，而且对不同时代的政治生活也有某种程度的影响。看不到或不承认这类现象曾经产生的正面的和负面的作用，看不到或不承认这类现象对人们的文化生活、思想观念以及对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复杂影响，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持的态度。

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术数这种文化现象在人们的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寻常的作用，历代学人编纂的大型类书，才都不肯轻易舍弃术数这部分内容。明永乐年间解缙等奉旨编纂的《永乐大典》，清康熙、雍正年间陈梦雷等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年间纪晓岚等奉旨编纂的《四库全书》，都收录有相当数量的术数典籍。近代著名学者王云五在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时主持编纂的《丛书集成》，收录的术数典籍也相当可观。由于《丛书集成》是在民国年间刊行的，且是铅字印刷，因而其在一般读者中的影响比《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还要大一些。《丛书集成》选择宋、元、明、清四代的丛书一百部，分为十大类五百四十一小类重新编排。所选诸书“以实用罕见为主”，实用者为学界所需，罕见者则多属流传下来的孤本、善本。这种既注重实用价值又注重版本的选择标准，决定了《丛书集成》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收藏价值。然而，由于《丛书集成》卷帙浩繁，个人收藏者甚少，流传面亦很是有限。为了使更多的读者有机会了解《丛书集成》中那些既具实用价值又有收藏价值的著作，为了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古代术数这种文化现象，本着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借鉴其合理成分的原则，我们编纂了这部《丛书集成》术数大全。该书选择《丛书集成》哲学类术数部典籍三十种，涉及到卜筮、《易》

卦、阴阳五行、相术、占星、堪舆、占梦、星命、拆字、太乙、六壬、奇门遁甲、稽瑞等，其中有许多典籍的作者都是历史文化名人或术数名家，如汉焦延寿的《焦氏易林》、隋萧吉的《五行大义》、唐李淳风的《乙巳占》等，作者既大名鼎鼎，作品亦是千古传响。这些著作时间跨度大，涉及内容广，大抵可以反映出中国古代术数的基本面貌。

《丛书集成》收录的是自宋代以来一百部有影响的丛书，有的丛书今天已很难见到，其所收录的古代典籍有不少都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号，已成为珍本或孤本，且不要说一般读者难以一睹“庐山真面目”，就是专门研究者若想看一看那些被各大图书馆视为宝贝的珍本或孤本，也是十分困难的。为了给古代文化研究者提供准确可靠的研究资料，使广大读者对术数文化有个系统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促进古代文化的研究，我们参校有关的丛书，将《丛书集成》所收术数典籍重新校理出版。参加本书整理校勘工作的有王永宽、裴泽仁、卫绍生、柯伦等同志，其中《天步真原》、《梦占逸旨》、《秘传水龙经》、《字触》、《太清神鉴》由王永宽整理，《乙巳占》、《乾元秘旨》、《淮南万毕术》、《淮南万毕术补遗》、《李虚中命书》、《珞禄子赋》、《珞禄子三命消息赋注》、《三命指迷赋》、《相雨书》、《天文占验》、《占验录》、《土牛经》由裴泽仁整理，《五行大义》、《丙丁龟鉴》、《麻衣道者正易心法》、《稽瑞》、《灵棋经》、《出行宝镜》、《景祐六壬神定经》、《元包数总义》、《春秋占筮》由卫绍生整理，《焦氏易林》、《四圣经》、《探春历记》、《云气占候》由柯伦整理。由于本书收录的著作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术数的各个方面，专业味甚浓，可参校的版本又少，因而整理时不免有失当和不妥之处，敬祈行家教正。

古代术数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也是一种应予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然而，有不少人由于缺少对术数的基本了解，

想当然地将术数与江湖术士和算命先生的那一套把戏等而视之。江湖术士和算命先生的那一套把戏无疑应归入术数的范畴，但它充其量只能算是术数的末流。把术数的末流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术数等同起来，即使不是出于浅薄，也是出于无知。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或许不在于那些无知者，而在于他们接触到的尽是术数的末流，是江湖术士的坑蒙拐骗，算命先生的胡说八道，以及那些教人如何相面算命看风水的小册子。古代术数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却没有机会接触，《四库全书》、《丛书集成》等大型类书虽然收录了许多术数典籍，但毕竟是能够看到的人不多。要消除人们的误解，端正人们对术数文化的认识，就不能简单地视作封建迷信，不分青红皂白地通通当作垃圾处理，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清代学者纪晓岚在论及术数时说：“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中惟数学一家为《易》外别传，不切事而犹近理，其余则皆百伪一真，递相煽动。必谓古无是论，亦无是理，固儒者之迂谈。必谓今之术士能得其传，亦世俗之惑志，徒以冀福畏祸。古今同情。趋避之念一萌，方技者流乘其隙以中之，故悠谬之谈，弥变弥伙耳。然众志所趋，虽圣人有所弗能禁。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可通者，姑存其说可也”（《四库全书提要》）。纪晓岚等人所持的这种态度，是一种务实的态度。既然古有是理，亦有是说，既然“众志所趋，虽圣人有所弗能禁”，那么，将术数著作通通弃置不理、不予收录，则是不明智的。所以，纪晓岚等人编纂《四库全书》时，本着“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可通者，姑存其说可也”的原则，把术数典籍分成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七类，归于子部名下。纪晓岚等人的取舍标准固有可商榷之处，但他们这种求真务实的态度，在今天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毫无疑问,对于真伪掺杂、理性与非理性相杂揉、唯物与唯心共一体的术数文化,同样应该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同样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古代术数确有不少属于封建迷信,诸如相术、星命、推八字、看阴宅等,多是迷信内容多于合理因素。有些则是古人的文化知识和生活经验的反映,如占星、占候、相雨、相风等。有些则是古代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如《易》卦、阴阳五行等。有些则是文人游戏的神秘化,如讖语、拆字等。对《易经》和阴阳五行,你尽可以指责它们是唯心主义的,但它们对民族文化的产生、发展曾经起到的巨大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对于与天文学地理相关的一些术数,其合理的有价值的内容,恐怕还是应予肯定的。即使是对拆字、讖语一类文人的游戏,也应看到它们对汉语言的丰富和拓展一方面,而不应一笔抹煞。至于那些至今尚未真正弄懂的东西,就更不应该轻易否定了。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术数这种文化现象给予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既要指出其虚伪性和欺骗性,对其唯心的封建迷信的内容进行严肃的科学的批判,同时又要承认术数在中国文化史上曾经产生过的重要作用,肯定其合理的有价值的东西,给予科学的评价。当然,要对术数文化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首要的前提,是必须对术数文化有个基本的认识 and 了解。相信这部书会在这些方面,对人们有所帮助。

卫绍生

甲戌仲夏于郑州

《丛书集成术数全书》目录

上卷

- 天步真原 泰西穆尼阁(1)
- 太清神鉴 后周王朴(133)
- 焦氏易林 汉焦延寿(241)
- 春秋占筮书 清毛奇龄(501)
- 灵棋经 汉东方朔(535)

中卷

- 梦占逸旨 明陈士元(1)
- 乙巳占 唐李淳风(107)
- 字触 清周亮工(319)
-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 宋陈抟(443)
- 珞禄子三命消息赋注 宋徐子平(463)
- 珞禄子赋注 宋释昙莹(495)
- 三命指迷赋 宋珞禄子(547)
- 景祐六壬神定经 宋杨维德(573)

下卷

- 秘传水龙经 清蒋平阶(1)
- 出行宝镜 撰人不详(121)
- 五行大义 隋萧吉撰(187)
- 丙丁龟鉴 宋柴望辑(305)
- 稽瑞 唐刘庚辑(353)
- 乾元秘旨 清舒英(407)
- 元包数总义 宋张行成(437)
- 李虚中命书 唐李虚中(463)
- 淮南万毕术 汉刘安著(503)
- 淮南万毕术补遗 汉刘安著(524)
- 相雨书 唐黄子发(527)
- 天文占验 明周履靖辑(538)
- 占验录 明周履靖辑(545)
- 土牛经 明周履靖辑(553)
- 四字经 唐德行禅师(557)
- 探春历记 汉东方朔(576)
- 云气占候 韜庐子韵言(582)

天步真原

泰西穆尼閣



目 录

人命叙	薛凤祚 (7)
人命部卷上	
人命 (总论)	(9)
论人性日月五星之能	(10)
论人生十二象之能	(11)
太阴十二象之能	(11)
算法	(12)
人自初生各有七曜主照	(13)
世界之权入人命	(14)
相貌	(15)
性情	(16)
术业	(19)
财帛	(21)
官禄	(22)
远行	(23)
疾厄	(24)
死亡	(25)
父母	(28)
兄弟	(29)
夫妇	(30)
男女	(32)
朋友仇人	(35)
家人	(36)

月离五星逐五星	(37)
离土星	(37)
逐土星	(38)
土星吉凶	(39)
离木星	(39)
逐木星	(40)
木星吉凶	(40)
离火星	(41)
逐火星	(41)
火星吉凶	(42)
离日	(42)
逐日	(43)
日吉凶	(43)
逐金星	(45)
离金星	(46)
金星吉凶	(46)
离水星	(47)
逐水星	(47)
水星吉凶	(47)
水会各星	(48)

人命部卷中

算十二宫	(52)
用表算十一宫	(64)
又三角算十一宫	(65)
用表算十二宫	(65)
又三角算十二宫	(66)
用前法算安十二宫	(66)

用表算安七政	(67)
算福星所在	(67)
五星排法	(68)
月纬大再算月入何宫	(68)
月圈同午圈作角度	(68)
求月圈离赤道极度数	(69)
求月到几门并离午时度数	(70)
金纬大再算金星入何宫	(70)
金星同午时作角度	(70)
求金星圈离赤道极度数，求子亥边	(71)
求金星离赤道午时度并当在第几门，求丙丁边	(71)
水纬大再算水星入何宫	(72)
水星同午圈作角度	(72)
求水星圈离赤道极度数，求子亥边	(73)
求水星离午时圈并当在第几门	(73)
星有三要	(73)
求日星出入	(74)
有星离北极定星入各宫	(75)
变时真否	(76)
命理	(78)
人命吉凶	(79)
吉凶来之大小	(80)
吉凶迟速	(80)
论照星许星	(81)
煞星	(84)
解星	(84)
算法	(85)

入命定财官等来时	(86)
照星纬度	(86)
取照星许星	(87)
行年	(91)
回年同升度	(91)
流月	(93)
流日	(93)
流年月日吉凶	(95)
流月日表	(97)

人命部卷下

人命十五格	(99)
第一格	(99)
第二格	(102)
第三格	(104)
第四格	(107)
第五格	(108)
第六格	(109)
第七格	(111)
第八格	(113)
第九格	(115)
第十格	(116)
第十一格	(117)
第十二格与第十三格	(119)
第十四格	(121)
第十五格	(127)
月食	(128)
天步真原跋	(130)

人 命 叙

今鱼生于水，而鳞介为波纹之象；鸟生于林，而羽毛有枝叶之形。又土脉纡曲，皆作本地北极出地之度；木理回旋，皆向本地北极出地之方。有形有生皆然，而况于人？夫养生者，吐故纳新，欲令形气不朽。呼者，饮食之气，亦即人原稟两间之气也；吸者，天地之气，亦即随时五行推移之气也。则人原生吉凶与流运祸福有所从受，概可睹已。谭命多家，除烦杂不归正道者不论，近理者，有子平、五星二种。子平专言干支，其法传于李虚中，近世精于其道者，谭理微中，可以十得七八。至于五星，何茫然也？五星旧法，出自钦察，而所传之法甚略。如论日格，不过有日出扶桑（卯）、日朝北户（巳）、日帝居阳（午）、日遇白羊（戌）、日帝朝天（亥）五法；论午宫格，不过有日帝居阳（日）、太阴升殿（月）、南枝向暖（木）、水名荣显（水）、孛骑狮子（孛）、木蔽阳光（木）六法外，顾寥寥也。他如天官文昌兼以化曜诸说，然验与否，皆居其半。予于诸书多曾讲求。终不能自信于心也。窃思其法，传之西域。尝读洪武癸亥儒臣吴伯宗译西法天文，似称稍备。而十二宫分度有参差不等者，乃独秘之。予久求其说而不解，不知其玄奥正在于此。壬辰，予来白下，暨西儒穆先生闲居讲译，详悉参求，益以愚见，得其理为旧法所未及者，有数种焉。一为生时不真，如子至丑一时，而论人生则非刻漏之时，而过午时圈之时，一子时有三十度，过午圈则子有三十时矣。子时过午圈一也。南北极出地又有无穷之异。则子时且不可以数计矣。财帛等十二宫，赤

道皆三十度，然不当用赤道而变为黄道，其宫分多寡有差五六十度者。日月等七政台历皆本星黄道，然不当用黄道而变为赤道，其出入宫分有差至三四十度者。至于吉凶之迟速，又全不关黄赤道，而论升度，而正球升度亦止午圈之一点，外此斜升斜降，随极高下，益不可齐。以上数大法，旧传皆略得其似，遂认为真。而况各宫与七政性情相离相逐，得力不得力，如旧日格、午宫格者，万未及一，安敢以为天地之情即在是也？此书幽渺玄奥，非人思力可及。他如回年行年，流月流日，细分缕晰，皆指诸掌，岂非为此道特开生面乎？命之理，圣人不轻言，而为益世教未尝无也。穷通有定，择术在人，或为五帝之圣焉而死，或为操莽之愚焉而死。凉薄时有益坚之念，赫奕时有饮冰之思，人能知命，即能寡过人也。予喜得其理，恐写本流传易湮，勉力付梓。有志此道者，尚留意于斯。

北海薛凤祚识